

高校博物馆发展路径探析

——以学科支持和大学育人为切入点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University Museum: Taking the Academic Support and Higher Education as the Entry Point

麻赛萍¹ 陈燕²

Ma Saiping¹ Chen Yan²

(1. 复旦大学文博系, 上海, 200433; 2.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上海, 200240)

(1.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2. Qian Xuesen Library & Museum,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内容提要: 在国家加强高校博物馆建设的倡导下, 高校博物馆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 但路在何方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摸索。现阶段, 高校博物馆应充分利用深厚的学科支持这一优势资源, 改变自我定位与态度, 通过举办有高校特色的展览来扩大影响力, 围绕教学科研完善藏品, 使之体系化, 以便独立完成大学育人使命, 多途径实现社会服务功能。

关键词: 高校博物馆 学科支持 育人 社会服务

Abstract: Under the Country's policy on the sponsorship of the university museum construction, university museums ushered in the new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path needs to be fumbled in the practical work. In the university context, university museum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profound disciplines as support tools to present exhibitions and collateral lectures, to perfect the systematic collection and to hold the collection based curricula. Thus, they can serve both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y and the university and then expand their influence.

Key Words: University museum; academic support; education; community service

近年不断有专家和民众在报章上呼吁高校博物馆“走出深闺”“盘活优势资源”, 一方面解决博物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另一方面则将博物馆的优势资源公开, 以飨大众^[1]。这是国内高校博物馆无法满足民众诉求继而引发自我意识觉醒的结

果。那么, 什么是高校博物馆的优势资源? 如何“盘活”?

优势资源是创办博物馆的出发点, 是博物馆的特色所在。纵览国内外高校博物馆, 不难发现, 医药、电子科技、民族、地质、财经、金融等专业型

高校创办的博物馆,与各专业密不可分,如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计算机历史博物馆^[2];综合类大学或地方办高校,也常选择优势学科作为博物馆的定位,如上海大学博物馆定位于传播海派文化;有些甚至直接由某一院系陈列馆发展而来,如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和考古文博学院密切相关。显然,高校博物馆最大的优势资源便是强有力的学科支持和丰富的人才资源^[3],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对特定门类知识作系统展示^[4]。因此,以优势学科与大学育人为抓手发展高校博物馆,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路径。

过去,关于高校博物馆的发展可依靠学科支持,而高校博物馆又可以在大学育人中有所作为的观点时有论之。许多博物馆还将教学育人作为博物馆使命的一部分。但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有效地实现育人使命,如何与学科支持相结合开展工作的系统研究成果尚未见到。故此,本文计划以学科支持和大学育人为切入点,结合国内外经验,探析高校博物馆如何以优势资源助力展览、藏品管理、教育以及研究等业务,谋求稳固的发展。

一、追求实质性的发展

就国内情况而言,高校博物馆可谓“博物馆”这一实践类教育场所的开山鼻祖^[5],它一度因缺少资金及人力而陷入窘迫,近些年又有所改观^[6],波折的发展历程导致高校博物馆从业人员在心态上呈现出两种不良态势:一种倾向于自怨自艾,勉强维持或闭门谢客;另一种则是表面激情内心恐慌,忙于追逐社会大型博物馆的轰动效应。这两种态度均不可取。祁庆国在第十四届中国高校博物馆学术研讨会上,提出高校博物馆要“潜心、持久、平稳地追求真正的实质性的发展”^[7],这种提倡非常值得推崇。追求高校博物馆的实质性发展,笔者认为,首先应树立起“不放弃、不追逐”的正确心态。

不得不承认,高校博物馆的现状与大、中型社会馆比,藏品有限、场地小、资金与人力不足、宣传力度不够,这些都局限了博物馆举办有影响力

的展览及活动,导致高校博物馆门可罗雀,有的甚至闭门谢客,不作为,不发展。殊不知,博物馆活力与社会支持是相互依存的,社会民众也好,社会资金也罢,乐于“锦上添花”者多过“雪中送炭”者。目前地方教委及文旅局均有相关政策支持,所提供的资助可用于开展博物馆基本的展陈工作。另一方面,高校博物馆作为面向社区、面向公众的场所,如何改善现状、吸引观众,当然是应该考虑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不可矫枉过正。为追逐大客流,有些高校博物馆绞尽脑汁,盲目引进知识体系不全面甚或是有误的展览,或过于追逐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所创造的声光电效果以博眼球,这些哗众取宠的方式虽能引来观众围观,对观众认知的建立却毫无益处,本质上是对观众不负责任。可叹的是,即便使尽了“解数”,受众关注度依然无法望社会博物馆之项背。

其原因在于:高校博物馆的首要职责是为大学文化服务,因此其最初营建的目标、宗旨本就不是以服务广大的普通公众为第一要务。高校博物馆隶属于大学,绝大多数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无论是基本的人员配置还是管理经费的来源,基本由大学进行统一管理与安排。而学校对博物馆的支持力度,则视其对博物馆的认可程度而定,而认可程度则建立在博物馆为学校创造的育人价值和社会效应之上,这就更需要高校博物馆管理人员考虑一个问题:高校博物馆的存在对大学本身有什么意义。只有为大学文化做出了贡献,只有引起了学校的关注,才能够获得更加广泛的肯定和更加稳定有力的支持。因此,让高校博物馆产生影响力的具体举措就至关重要,这些具体举措包括举办展览、开展藏品管理与研究以及教育活动等。

二、做高校特色的展览,扩大影响力

展览是博物馆的主要呈现方式。针对高校博物馆的特点,博物馆从业人员应思考举办哪些有特色的展览,如何借助外力举办展览,从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从目前国内高校博物馆开展得比较成功的

展览来看,结合高校特色,引入优势学科专家做策展人、举办与本校师生相关的展览以及发挥校友资源办展这三种方式,既能解决高校博物馆专业人员短缺的问题,又可以得到社会及在校师生的普遍认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是引入“策展人”制度,吸引优势学科的专家做策展人,举办学术型展览。高校博物馆依托优势学科的特点,使得它可以轻松地找到专家来策划一个在知识的准确性、系统性,信息的前沿性上都优于(至少是不低于)社会博物馆的学术型展览。为调动专家的积极性,展览的文本策划可以项目制委托给相关领域的专家。展览的时间节点建议选择在该学科重要的国际研讨会、工作坊等学术事件期间,某一纪念活动或者系友返校的活动期间,通过与学科活动或社会热点相结合,借助不同渠道面向更广泛的受众进行宣传,增加展览的影响力。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这些年举办的展览基本都是由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来担纲策划的。

二是举办与本校师生息息相关的展览,建立师生对学校的归属感。高校博物馆最大的尴尬莫过于连本校师生都不知道博物馆的存在。通过举办与本校师生有密切关系的展览是化解这种尴尬的最直接途径。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近两年举办的毕业展,由学生自主征集在读期间最有纪念意义的展品,自行设计策划展览,博物馆工作人员尽量避免介入,让学生拥有自主权和话语权。展览的展期从毕业生的毕业学期延续到新生入学,送往迎来,既是毕业生的告别展,勾起毕业生满满的回忆,又是新生入学的必修课,让新入学的学生在第一时间拉近与学校的距离。做这种有温度的小展览,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增强师生对学校的归属感。

三是举办与知名校友有关的展览,树立精神领袖,增强凝聚力。知名校友、知名人物在学校师生及社会公众心目中已经有一定的感召力,通过展览,激发在校学生的自豪感,在他们心中种下奋进的种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开馆近9年来举办多场与钱学森相关的专题展览,接待观众近170万

人次,获得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并尝试申报国家二级博物馆,该馆的成功让学校了解到创办博物馆、树立精神领袖的价值。这几年该校李政道图书馆逐步走上正轨,学校在建的文博大楼以及在筹的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更是将文博的概念与学校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它们必然会成为保存学校记忆、提升学校影响力的文化中心。

三、围绕教学、科研丰富馆藏

藏品是博物馆开展工作的基础。高校博物馆的大部分藏品来源于教学实物的收集,自然标本类高校博物馆的馆藏来自田野采集,数量逐年稳步上升。历史文物艺术品类高校博物馆状况则有所不同,文物艺术品昂贵的价格将囊中羞涩的高校博物馆拒于大门之外。薛文伟总结近现代藏品征集的代为保管、借展借存和以空间换藏品的方法^[8],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高校博物馆现有藏品不成系列、新藏品征集困难的问题。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征集所有权的永久藏品无疑是更加有吸引力的做法。

高校博物馆征集藏品的原则,除达到展览标准外,适合于教学也应在考虑之列,以使藏品更加系统化、专业化,在满足公众求知与审美需求的同时,创造建立研究中心的基本条件,形成一套更加完善的基于藏品的教学、科研体系。高校博物馆拥有丰厚的专家资源,藏品征集过程可发挥高校专家优势,邀请学科专家参与,就藏品真伪、价值高低、入藏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全面衡量与把关。

针对高校博物馆普遍资金短缺的状况,接受捐赠是比较实惠且行之有效的办法。捐赠来源之一是校友。高校博物馆的一大优势是拥有丰富的校友资源。校友们对母校的感情是他们回馈母校的动力。当然,在他们的学生时代,博物馆首先应当做到让他们了解母校的博物馆,通过展览及其相关育人活动,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博物馆对于母校、学弟学妹们以及自身的价值。盛大网络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陈天桥是复旦大学1991级校友,2011年他向母校捐

赠了11件（组）青铜器，其中一件带铭文青铜簋，清楚地记载了这一套青铜器的铸造原因，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与社会人文价值。捐赠来源之二是送展单位或个人。这种捐赠特别适用于现代书画藏品或碑文拓片的征集。广州美术学院每年举办毕业生作品展，然后把比较理想的毕业成果纳入馆藏。其他非美术专业对口博物馆，如需征集此类藏品，则可以借助场地支持及在高校师生中树立影响的效应，吸引有潜力的画家举办个展，建议办展者向博物馆捐赠一幅作品作为永久馆藏，日积月累，十年后博物馆的书画藏品便相当可观。

四、独立完成大学育人使命

关于高校博物馆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学界普遍的提法是：高校博物馆是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支持单位，是辅助教学和专业实践的重要基地。然而大连大学赵亚平在博物馆工作人员座谈会上的说法则更加全面：“大学博物馆……除具备一般博物馆的功能外，还应具备独有的教学功能、学科建设功能，以及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的综合功能。”^[9]“独立”二字是重点，高校博物馆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博物馆教学科研体系。上文提及的藏品管理是一个方面，此外，这套体系还需在规章制度、人员队伍建设、教学课程研究、经费^[10]等方面予以全方位的支撑，需要高校博物馆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大学的核心工作。

正如宋向光所说，高校博物馆“是大学文化系统的实物表征”^[11]，大学的理念、每一项举措乃至活动都可以在博物馆找到自己的独特呈现方式。因此，高校博物馆应该树立起主人翁意识，紧跟大学的步伐，通过展览、展板等方式协助学校进行教学理念与成果、学校时事与典型、最新科研动态、学生思政工作等领域的宣传。只有完成了一些有意义且有影响力的工作，才能引起学校的重视。

高校博物馆还完全可以主动参与学校教学、科研等核心工作。19世纪80年代，晚清时期的中国已经有了“教育博物馆”^[12]，萌发了用博物馆进行

教育的意识。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每周两个博物馆对外开放的速度建馆，以解决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问题^[13]，提出了课程结构式导览（curriculum structured tour）的做法^[14]，可谓博物馆开设课程的先驱。这些年，国内高校博物馆把开设课程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尝试从教辅单位逐渐转向独立教学，变专业课程的辅助教学手段为自主开设课程，发挥高校博物馆是“激发问题式的博物馆”^[15]的特色，充分利用“实物教学、现场教学、应用性教学”^[16]三种优势，从藏品实物入手，透物见理，慢慢上升到规律总结、理论提升的高度。吉林大学博物馆早在2007年便面向全校开设地质博物馆学课程。钱学森图书馆积极响应学校“全员育人”理念，近年举办了博物馆课程教师工作坊，与中小学教师共同商讨开设探索宇宙、走进电声乐器、勾股定理——三角形形状及计算尺使用等中小学生学习课程，此外，还成立了“钱学森研究中心”，独立开展课题研究，在学校教学、科研和育人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19年9月9日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其定位一目了然，就是“教学博物馆”^[17]。

除培养专业人才，高校博物馆还应是博物馆人才培养的试验田。对于高校博物馆而言，吸收学生加入工作队伍可以缓解工作人员短缺的问题^[18]。学生们思想的火花和活泼的语言可以完成部分特殊工作，如撰写语言风格活泼的微信推送文，可以更好地跟中小学生学习沟通、交流。反之，博物馆可以在实际工作中教育学生如何开展研究、如何策划展览，从学生时代便开始进入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角色。一名学生经过一两次完整的展览洽谈、内容策划、形式设计、宣传推广、教育活动设计等，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博物馆人。高校博物馆不仅培养博物馆管理人才，还可以培养解读展品、形式设计、教育活动等方面的人才。上海大学博物馆将申请博物馆学硕士点纳入未来工作规划当中是一种非常有前瞻性的做法。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在育人方面开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模式。它的诸多发展规划均与大学教育有关：通过教育项目衍生微展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

或作业、暑期实习计划以及开发大学通识课程。其中“通过教育项目衍生微展览”的举措特别值得在高校博物馆推广。迄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已举办四期“博物馆专业学术工作坊”,每期工作坊确定一个主题,经过遴选,集结国内外博物馆相关从业人员,两周内完成理论学习、实地考察、分组策展等培养项目,学员们提交学习报告后方可结业。此后,文物馆会从学员的展览设计中选择符合本馆定位的设计,与学员所在单位进行洽谈,让展览落地,成为该馆下一年度的展览之一。这种将教育的效果反映在展览中的做法,是高校博物馆教育与工作完美结合的典型案例。

五、多途径实现高校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功能

高校博物馆服务于科研还是服务于大众的论争,在东西方的学界都从未停止过。但就目前国内高校博物馆的现状来看,笔者认为应该在保证大学学术水平的前提下,主动为所在的社区服务^[19],由“曲高和寡”向“雅俗共赏”转变^[20],逐步构筑高校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1年国家文物局与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通知》(文物博发〔2011〕10号)就明确指出高校博物馆要“以各种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如何通过多途径将展览等资源呈现给大众是博物馆社会服务能力的体现。黄维娟总结高校博物馆社会服务功能的方式,主要有陈列展览、专题讲座、网络教育和媒体推介四种^[21]。这四种途径已包括了高校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最主要方式。但笔者还想再强调一下高校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的“桥梁”角色。

高校拥有丰富的专家资源,可助力于对知识点及传播方式的辨别和选择,而高校博物馆则可作为专家与公众之间的纽带,将经过甄别和遴选的知识呈现给大众。高校博物馆可以送展到中小学校、社区,可以配合展览或在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传统文化节等重要节日,举办公众系列讲座,组织

专家与公众的小型讨论会或座谈会,邀请大院士与小学生面对面,架起专家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换言之,高校博物馆的另一面应该是社区博物馆,是社区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在“送出去”的同时,高校博物馆还可以“请进来”。高校博物馆与社会博物馆同属于文物系统,工作上常有交集。部分社会博物馆有送展到社区、校区的计划或任务,部分博物馆馆藏丰富但场地有限,导致有些资源无法展示给大众。高校博物馆可将这些社会资源引进高校,近距离呈现给广大师生与公众,架起社会与大学之间的桥梁。

除了国内交流,国家政策允许并支持国际交流,高校博物馆的工作也可以做到国外去。2017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丰富和拓展人文交流的的内涵和领域,打造人文交流国际知名品牌”。文件还提到了“重点支持汉语、中医药、武术、美食、节日民俗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代表性项目走出去”,高校博物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足以响应国家的这一号召。上海中医药大学博物馆曾远赴美国送展。钱学森图书馆在美国、俄罗斯都分别举办过自己的展览,还联合国际博物馆协会大学博物馆与藏品专业委员会每年定期举办高校博物馆人员培训,把文化交流做到了国际前沿。

六、结语

高校博物馆的发展路径多种多样,见仁见智,但充分利用好优势资源来发展博物馆无疑是最得心应手的办法。高校拥有权威的学科专家智囊团,可以为博物馆的展览带来前沿的资讯和学理方面的支撑,可以为博物馆的收藏把关。高校拥有充满思想火花却成本较低的学生人力资源,可以应对博物馆人员队伍配备不齐、资金相对短缺的局面。高校拥有实力雄厚的校友,可以为博物馆资金、硬件条件的改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而作为回馈,高校博物馆应当发挥教学科研特色,在大大学育人和服务社会中发挥价值。高校博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只要充分了解自己博物馆的特色与专长,了解博物馆行业发展前沿和热点,再结合博物馆

运营管理要求、展览条件、公众需求,也能取得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

注释

- [1] 韩清华:《高校博物馆路该怎么走》,《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10月25日第3版;张鼎洸、杨宁舒:《高校博物馆优秀资源如何“盘活”》,《黑龙江日报》2017年8月11日第10版。
- [2] A Barbara Ainsworth, Chris Avram, Judithe Sheard. The Monash University Museum of Computing: Ten years on. History of Computing: Learning from the Past. Springer, 2010: 216-227.
- [3] 王琳媛等:《解密高校博物馆——全国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发展研究报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
- [4] 李薇薇:《一流大学为何要有一流的博物馆——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谈一流大学博物馆建设》,《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5日第5版。
- [5] 张謇所创办的南通博物苑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座博物馆。同时,它隶属于通州师范学校,可见,中国博物馆的起源与高校密不可分。
- [6] 续颜、刘世恩、邵学汶:《20—21世纪初的中国高校博物馆》,《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
- [7] 2017年11月11日,祁庆国在第十四届中国高校博物馆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探讨高校博物馆的前沿示范作用”的报告,报告对高校博物馆的作用和定位有非常深入的思考。
- [8] 薛文伟:《有关近现代藏品征集的几点思考》,《智慧文博:高校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6—243页。
- [9] 刘立勇、朱与墨、马红英:《高校博物馆在大学创新教育中的功能》,《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1期。
- [10] 侯新春、聂成跃、孙欣:《提升高校博物馆在教学科研中的作用》,《实验技术与管理》2016年第11期。
- [11] 宋向光:《从大学文化视角解读高校博物馆的特点和发展》,《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
- [12] 李军:《晚清时期教育博物馆的开设》,《东南文化》2017年第5期。
- [13] J Coolidge. The university art museum in America. Art Journal, 1966, 26(1); F C Baker. The education value of a University Natural History Museum. Science, New Series, 1923, 58(1491).
- [14] D C J Matthias. 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museum.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1987, 21(3).
- [15] A Hammond, I Berry, S Conkelton, et al. 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y art museum and gallery. Art Journal, 2006, 65(3).
- [16] 郭骥、曹永均、冯志浩:《高校博物馆发展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 [17] 郭骥、曹永均、冯志浩:《高校博物馆发展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 [18] 胡盈:《“学会借力”——突破高校博物馆发展困境》,《文化遗产研究集刊·8》,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6页。
- [19] 刘君:《发生在西方大学博物馆的争论——服务科研还是娱乐大众?》,《教育与职业》2007年第22期。
- [20] 单霁翔:《增加高校博物馆社会亲和力的思考》,《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15年第1—2期。
- [21] 黄维娟:《试论高校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服务功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